



李伟和他收藏的铁器

本报记者 徐婷 文/摄

75岁的李伟打了43年铁。一进他家,就能感受到寻宝的乐趣。

63把亲手锻造的榔头码得整整齐齐,大的十斤重,小的只有一两;各类钳子铺满半张床,头是圆环的用来夹咸鸭蛋,是平整的则夹烧饼……

“我做这个工种做了一辈子。”城市里的打铁铺如今已难寻踪迹,李伟却忘不了那些叮叮当当的打铁声。

五一劳动节前夕,李伟特意给钱江晚报写来一封信,希望大家讲一讲那些打铁的往事。

打铁是门技术活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

听李伟说铁器,有一种听《报菜名》的感觉:大小八角榔头、电焊榔头、烫发钳、尖嘴钳、烧饼钳,木工斧头、箍桶斧头……

生于1949年,父亲李金达是打铁个体户,李伟小小年纪便在打铁铺里耳濡目染。

俗话说“天下有三苦,打铁撑船磨豆腐”,打铁辛苦人人都知道。14岁那年,李伟刚和榔头一般高,就开始跟着父亲学打铁,冬天一身灰,夏天一身汗。但他明白,“不下苦功夫,学不到真手艺。”

从递材料、拉风箱,逐渐变成了上手师傅,李伟跟着父亲一起,一锤一锤,凭手艺养家。

1970年起,李伟先后在转塘农机厂、杭州热电厂当锻工。

在农机厂时,厂里安排他和另外两位师傅负责锻工车间的小铁耙生产任务,每天需要完成15把,结果一段时间后他们超额完成,一天能打30把。厂长惊喜:“你们怎么做这么快?”一位师傅解释道:“老李搞了技术革新!”

“当时就是喜欢研究打铁。”李伟凭借着父辈传下来的打铁经验,在工作岗位上摸索出了又快又好的方法。

在热电厂时,机电炉需要耐高温不锈钢钩子,总数1000多个,在炉子里烧得通红也不会变软变弯。这个任务交到了李伟这里,他日夜思索,最后做出的成品得到夸赞,“他们翘起大拇指,说我很厉害!”

李伟坚信,打铁不仅是力气活,也是技术活。“比如这把菜刀”,李伟一边比划一边讲解:制作时要先把厚铁块剖开,把钢加到刀刃的位置,随后在1200℃的炉子里烧成铁水,然后使劲捶打,刀柄位置添加了鞍钢,这样不容易断……“这就是‘好钢要用在刀刃上’。”

20年前和钱报结缘 舍不得这份打铁记忆

2004年11月28日的《钱江晚报》,曾刊登过李伟退休的图片新闻。20年过去,照片里那个人已是白发斑斑,不变的是依旧喜欢那些铁家伙。

屋子里到处都有李爷爷的打铁记忆,他边走边念叨:“手柄都要用白蜡木的,以前还用檀木;少一点太细,多一点太粗,还是31毫米手感最好;你看这个,磁铁吸不牢,是不锈钢的……”

回忆过去,他记得,上世纪在杭州望江门、中山南路、清河坊等地都有打铁声。各家打铁铺子,有专门打刻字刀的,有专门钉马蹄的,有专门打大件的……“开打铁铺有一个好处,就是不用吆喝,因为一干活就有叮叮当当的声音,远远街坊邻居都晓得在开门做生意。”说完他又有些怅惘,这些店铺,这些同行,最后都不知道去了哪里。

桌上一本相册里,有李伟年轻时打铁的照片,照片里的李伟意气风发,挥着铁锤,砸出了属于那个年代的声音,也敲出了至今割舍不下的打铁情怀。



李伟曾登上过《钱江晚报》

本报记者 梁亮

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,庄建根习惯说“我是一名保安”;谈起起个人爱好的时候,庄建根会说“第二喜欢的是下围棋”。诗人的身份、写诗的爱好的,他不太跟人提起。

“诗人很难算是一种职业,既不用考证也没有职称,而且每个人对于诗歌的感受也十分主观。”这位54岁的保安大叔说。

写诗

喜读书,在部队与诗结缘

“琥珀色的边缘,黎明/在升起初夏的旗/小河是墨绿色的/一座空城。旧梦不须记……”这节选自庄建根所作的一首名为《念念》的诗,发表在2024年3月的《文学港》杂志,同时刊登的还有以此为题的组诗共24首。

桐乡是我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

庄建根笔名“庄谱”,取自成语“亦庄亦谐”,形谋而合,毕竟几乎没人能想到在国网桐乡市供电公司濮院供电所的保安室内,这位身穿保安制服的大叔有着一颗“文艺心”。

说起与文学结缘的经历,庄建根的思绪就回到了高中时代。从消息闭塞的农村来到城镇念书,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书籍,庄建根成了学校阅览室、镇图书馆的常客。

而之所以会爱上诗歌,庄建根要感谢一位安徽战友。1987年,庄建根参军入伍,凭借出色的文字功底,他成了部队的通讯员。在与其他通讯员的交流中,一位喜爱诗歌的安徽战友带着他

制服下藏着一颗文艺心

“我从他那里借来了一本《草叶集》,感受到诗歌的能量。”庄建根说,从那以后就开始尝试写诗,一些记录部队训练和生活的诗作还被刊登在军报上。“都是一些豆腐块。”现在回看过去的作品,庄建根与一些“模仿的幼稚之作”。但不可否认,那正是诗人庄谱的起点。

坚持写,只为记录生活

1992年,庄建根转业回到家乡桐乡市濮院镇。彼时,濮院羊毛衫产业正发展得如火如荼。“当时羊毛衫企业有一两千家公司,我回来就做了企业的排单员,负责生产计划的具体落实与进度。”庄建根说,这个工作很忙碌,但他没放弃写诗的兴趣,早上上班前和工作的间隙,都会写一会儿。



在读书的庄建根

沈敏杰 摄

打铁

杭州是我割舍不下的念想

岁爷爷来信

细数家里

3把榔头